

世界都在方寸間 《海角天涯，轉身就是家》

林彥佑 ◎ 高雄市林園國小教師



海角天涯，轉身就是家

褚士瑩著 / 時報文化

10007/239 頁 / 21 公分

280 元 / 平裝

ISBN 9789571354064/855

● 本書介紹

忘記誰曾經說過了，當你離開一個定點之後，所進行的空間移動，就是一段旅行；也忘記是誰說過了，回不了的地方叫做家鄉，去不了的地方叫遠方；又忘記是誰曾經主張，旅行就是不斷探索自我與地域的關係。

近年來，旅行的風潮越來越興盛，每個國家都紛紛打造一個適合旅人前往的國度，或者營造異國情調，或者營造一個滿足旅人家鄉的街廓，或者是浪漫的地方，或者是熱情的地方，或者是狂野，又或者是內斂。每個國家，都給旅人不同的想像——這個地球村，試著營造天涯若比鄰的感覺，一種「家」的感覺。

眾所皆知，褚士瑩先生就是一個樂在旅行與生活的旅遊作家，連他自己都說了，自己在一年當中，有將近三分之一的時間都在飛機上渡過，從埃及開羅到英國倫敦，從泰國曼谷到中國上海，跨越了每一條經緯線，

跨越了不同的領空疆界，每一段旅程，都成就了獨特的故事；這本書《海角天涯，轉身就是家》，是旅行的書，也是一本心靈探索的書。褚士瑩在旅行中，逐漸發現自己和「家」的關係竟是如此的巧妙，究竟他的家，是在臺灣？是在飛機上？是在每個國家裡？還是他所賴以維生的電腦？

透過旅程，「家」的定義變得更為寬廣了。試著想像一下，當你遠赴外地唸書時，「家」是你的出生地？或是你外地租屋的地方？試著想像一下，當你的房子空無一人，沒有溫暖的時候，只有冷冰冰的裝置，它還是一個「家」嗎？家是一個有形的形體，或是無形的情感寄託？

這本書，敘述了褚士瑩先生旅居的幾個國家，也見識到了耐人尋味的風土人情。在埃及，他看到一群人居住在「死人之地」，這個地方是由長達六公里的範圍所築起來的墓園，但人們依舊在墓園中愜意地生活著，吃飯的飯桌可能是棺木，椅子可能是墓碑，但他們住起來，依舊安然無恙，心無罣礙；他在泰國，看到有些人們雖然貧窮，衣著、飲食無法安然取得，但內心的坦然與踏實，卻足以彌補生活的空缺！他在英國，看到倫敦的街頭擠滿的幾乎不是倫敦當地的人，而是一群群來自外地的觀光客，他開始思考，究



竟「城市」的概念為何？是一群固定在街廓的人，或是一群來往其中的旅人所建構出來的？

除了旅行，褚士瑩在這本書中更想表達的，其實是「家」的概念。家是固定在一個定點的？還是可以像日本閑古鳥（布穀鳥、杜鵑）一般自由自在地築巢、飛翔？他認為，家的存在應該是人與外界互動的過程，或是在生活中可以體認到生命存在的價值。

現在有許多人，可以不回家，但是不能沒有電腦以及網路，我們變成了數位游牧民族，家變成了一個類似蒙古包的居所，隨時可以拆卸，隨時可以遷移。家的定義，已不侷限在屋簷下、磚牆水泥，給你一個座椅、一臺電腦、一些生活費用，處處都是一個家；這是現代人在某個程度上，可以說是進步，但也相顯得可悲。

褚士瑩，一個到處都可以為家的人，高度展現在他旅遊個性上，展現在人際社交手腕上，也展現在飛機座艙的電腦螢幕中，天涯海角，轉身，何處不是家？只要能夠與人互動，只要能夠認同一個地方，只要能夠租個小房子，安然自在，怡然自得，哪裡不是家？

❁ 家的定義

每個年代，每個地域對於「家」的概念，都有著不同的思惟。在臺灣，早期的三合院、四合院，到現在普遍的平房、公寓、透天厝、大樓，甚至是遠離塵囂的別墅、豪宅、華廈，每種建築，都展現出不同的建築美學與居住人的生活水平。在中國黃土高原一帶，有窯洞，是一種以黃土堆砌而成的洞內建築，人們就住在裡面；赤道雨林一帶有水上築屋，當地雨水多，只好將房子建在水

上；游牧民族的家，在蒙古包裡，由於需要適應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，遂建造出拆遷簡易又可以抵禦風寒的蒙古包來。

從有形的「家」來看，它只能算是一種建築物罷了，在英文中，稱之為「house」，但一般人並不是住在裡面，因為它只是泛指一個體積、硬體罷了，簡而言之，「house」是房子；真正能讓我們願意住進去的，其實是「home」，它比「house」多了情感的成分，那是無形的「情感」條件。想想看，一棟豪宅，如果沒有住人，或是裡面住的是沒有交集的人，會吸引你進去住嗎？反之，如果只是簡簡單單的四合院，但親人朋友都在裡面生活，相信一定可以吸引你進去吧！

由於時代的演進，我們對於「家」的標準也越來越嚴格，除了最基本的建物安全，我們也開始講求居住品質、週遭環境、裝潢材質、住戶互動；儘管如此，也出現一群不愛「家」的人，他們認為家是一種束縛，雖然可以供應吃住，但也僅止於吃住時待在家中，其餘時間都在外地流連；也有人認為家一種限制與壓力，因為過多的生活瑣事都必須與家人共同面對，缺乏較隱私的空間；也有人認為家是一個負擔，他必須花費高額的房貸，才足夠租或買一間三、四坪的小套房；曾幾何時，有「避風港」之稱的家，早已有不同的時代屬性，也間接造成了多樣的社會問題。

❁ 旅行的意義

旅行，對大部分的人來說，都是一項美好的計畫，因為它讓我們暫時擺脫現有的環境與習慣，而走入不同步調、不同地域的想

像。臺灣，雖然只是一塊蕞爾小島，卻是本島居民和島外朋友特別喜歡走訪的地方。

《天下雜誌》，在十年前，就曾推出一系列的「319 微笑鄉鎮」的活動，鼓勵每個人可以走進臺灣每個鄉鎮，看看和自己家鄉不同的景緻，拓展自己的視野；十年過後，《天下雜誌》再度推行另一系列的「319 微笑鄉鎮」，特別著重在一鄉一特產的認識，至少讓數十萬的旅人，得知臺灣鄉土之美——這是臺灣特有的旅行模式。

幾年前，雲門舞集創辦了流浪者計劃方案，鼓勵年輕人可以「走出」臺灣，宣揚臺灣之美，並到世界各個角落旅行，深入探查當地人文風情，可以是幫助弱勢兒童學習課業、可以是推動當地文化，可以是協助醫療救護，可以是建設當地較缺乏的設施；總之，每一個計劃都是讓旅行與服務結合為一，讓旅行不是只有吃喝玩樂，而是可以奉獻所長，展現臺灣人的人性價值。

除了空間移動的旅行型式，其實更具自省意義的旅行，在於尋找自我、認識自己。當你身處異地，你可以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能耐在這個地方持續探索下去，也許眼前非常陌生，又有一段崎嶇難行的路，或者是崇山峻嶺又有峽谷湍流，你可以選擇走下去，考驗自己的心性，也可以選擇調頭就走，懷念家裡如何的舒適；這種種的過程，都是生命的寫照，可以從中看出自己探索生命的能量究竟有多少。

✿ 旅行與城市概念

這些年來，爲了反應城鄉變化，所以相關的城鄉觀察紀錄，族繁不及備載；城鄉的

發展、城鄉的建築、或者是文化、美食、旅行、風景、歷史……等爲主題的書寫，都在城市學的範疇中佔有重要的地位。

了解褚士瑩的讀者，大概都明瞭他是一個很有個性的生活家人，或者說是一個作家也好，一個旅行家也好，或是組織團體的籌劃人也不爲過，總之，褚士瑩像是一個社會的載體，在他的血脈裡流動著非常多元的青春熱力。

他是一個性情中人，在自由隨性中帶點認真嚴肅，在理性思維中卻又帶點點感性、滑稽的生命態度，這就是他一貫的作風、生活的步調。

《天涯海角，轉身就是家》的內容，都是褚士瑩的觀察。比方說，他看到上流社會的人，有些穿衣的品味，是將積蓄完全投注在看得到的衣飾上；有些花一半的錢在置裝；有些將自己打扮成鄉巴佬一般，但可別小看這些鄉巴佬，他的衣服儘管看似平凡，但行情價格也是所費不貲的；他看到上海世博風光登場時，上海市街巷弄裡雜亂無章的建築與隨意晾曬的衣服，竟然可以同時並列存在著；他看到餐廳如何去定義「世界最貴的食物」——「坨」烘蛋，蓋在一盤烤過的馬鈴薯上面，再淋上整整十盎司的 sevruga 鱈魚子醬，原先應該「細細品嚐」的，在大城市與大餐廳的光環加持下，成了「奢侈而且大規模」地集體歇斯底里……。

城市是一個永遠滾動，永遠翻新的，它需要注入活水，讓不同的節奏，不同的元素在當中激盪著。褚士瑩，或者說，是一位種得旅遊、生活享受的城市觀察家吧！他用敏銳的眼，看到我看不到的地方。ISBN